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　卷之七

吳門布衣金日升孜生父編輯

贈廕

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繆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谿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髫年即以文名重海内每試輙冠其曹時四方名士多負笈游其門居平耿介不事生產博學弘覽議論奇峭亹亹娓娓射人每揚扢古今忠義事慨然慕之嘗曰豈有丈夫而死兒女子

手者乎為諸生及孝廉時不妄交游其所交皆
當代名流不可指數而楊大洪先生令常熟時
氣味相投尤公石交也癸丑登第讀中秘書是
時大洪先生以考選候補公往來膠漆至乙卯
五月挺擊事起
東宮震驚時有一御史某者疏詞中主之以瘋
癲二字公義憤形色謂
慈慶宮何地張差持挺直入所關
宗社安危不小隨語人曰某以瘋癲二字出脫

亂臣賊子某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激進
言出而忌者眈眈矣遂嗾奸黨劉文炳劾歸歸
而讀書實園夷猶自適庚申
神宗賓天
光宗御極一時正人君子欣欣彙征時掌院南
昌是菴劉公移咨促裝值　鼎湖再泣公伏魁
痛哭以明年辛酉三月入都補職六月奉
命與試湖廣所錄多名士序論俱寓規諫諭弗
有趙高仇士良語太觸時忌壬戌復

廷遣冊封建德以甲子二月復

命是時逆璫勢焰已熏天矣公與楊大洪左浮

丘相與痛憤曰不除此奴何以報

國公約至私寓密商謂大洪伏蒲有責爾任斜

劾公特與福清相國師生誼厚往請政府動劾

外廷共憤乘機出逐庶煬竈無地而中權黠諂

矣計定遂削草而上廿四大罪之疏上疏上姦

隨謁福清正告以除

君側之惡大臣責也相國唯唯不決且曰楊去

洪皝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公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然
變而出及蒲州當國頗傾心於公公力持正議
莫挽回萬一璫銜之益切無何蒲州去國矣趙
太宰儕鶴高總憲景逸魏給諫廓園逐矣楊大
洪左浮丘削矣公目持榼相送長班跪阻公曰
人被逐可不送乎逆璫日緝公公略弗避推南
掌院不下逆璫遣小璫到閣厲聲曰繆昌期還
留他送客公隨請告璫矯

旨閒住繼而削籍提問而長安有逮化者又日
以公代草事聞於璫再起大獄公不免矣被逮
時預聞報者三日公曰早知有此日矣與應山
同事應與應山同禍耳遂拜别家廟先抵邑寓
以待邑令某者曲承内旨一見公遂執公手哭
了無戀色遂徒步至縣署士民悲泣遮道相送
邑令遂迫公星夜至府初寓民家猶令避棄[illegible]
布及至公署賴知府曾公二雲諱櫻寬緜孟穆
纔得以飲食進公禁止其子孫哭泣奮身就道指

然賦詩渡江過儀眞儀眞令牛公諱琳玄武雖
氣誼獨執禮甚恭非地有諸生某者攜酒遮留
挽車哭送一路行人聞公姓名俱爲下淚遠送兼之
京下北鎮撫司詩顯純嚴刑拷掠顯純詫曰你
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爲與楊漣同謀自取罪戾
公對以楊漣職司風紀某係詞臣平日往來甚
疏事情實與同謀且某既係詞臣是是非非共
應得執筆以佐末議爲
皇上謀爲

二祖

十宗謀甚死無悔顯純作厲色箠楚交下而公

不能支矣內又傳繆昌期可於手上另加六拶

蓋以大洪二十四大罪疏自公商就璫恨之入

骨也公斃之日獄中有白氣貫天不日而皇極

殿被災石飛木拔人咸以為公義憤所感云爾

聞天下氣誼交章之士靡不為之痛哭哀悼恨

百身之莫贖者捏贓三千追比家屬貧不能

辦賴公門人太司李劉公振賢諱與秀才不避權勢

多方庇護如古王成保李燮六尺之孤公與楚
聞得士之報也崇禎初事白蒙贈諡蔭一子遊
野史氏曰嘗讀史至范滂之繫獄也使慨仰歎
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莫
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而素
愧夷齊斯人也凜凜生氣千古無兩今觀於公
抑何相似也夫善類之禍至乙丑丙寅已極自
公與應山丙夜草疏時蓋已付其身於鼎鑊矣
忠賢肆毒愈烈而公被禍益慘尚方之劍不及

用以斬忠賢頭而公竟斃於黑獄也天道真不可知歟夫天道亦何不可知之有假使死于牖下者盡得令名則公不必死矣惟公爲

君死不忍負

君爲友死不忍賣友此一念足以動天地而薄日月黑獄之與牖下孰得而孰失乎冊必不湮黃壤猶生公真得死所與古范滂齊名彼爰書死公以黑獄者以爲公竟死矣誰知公不死也哉

繆西谿太史自序

生平略節拈出與兒輩知之

吾母先產病兒背瘡而殤二弟又殤余故以養子愛憐有提抱以至髫齔撫之不啻掌珠甫幾歲入家塾十廿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四歲赴童生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泰號鳳基 隆辛未進士）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樓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灣公偶

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
里豪余家禍實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生試縣
令閩詔安胡公號士鰲歲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
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
家當不惡何以有今累因廉知吾父伯究立由
書主獄者蘇州理郡公號渭陽名瀛甲戌進士吾父伯事
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
完人來胡公老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
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

學使者郭還一公也諱莊陝西徽州人戊辰進士歷廣常州是歲

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婿甚

年歲考十三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

會川公也諱時成湖廣蘄水人辛未進士余以天啓辛酉典楚

闈以報

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

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

于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

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名朝國癸未進

士以青蒲令分考取本房第一公署余卷云近試郡邑青衿獨子爲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理雲間理李公諱楠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諱鳴崗號見菴江西蕳安人庚辰進士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者第一而吾常理閻公諱廷甲號巽壚湖廣蘄水人己丑進士每試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illegible]號[illegible]

新屏炳戊進士禮遇加隆公諸子孝廉曾相遇于公連
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
復相聞恨無從一訊也辛酉過勤水縣謁公
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余屬
尹潛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潛如答書云
使者方代得之嘗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報
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
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諱挺海澄人庚辰進士錄第一複
擯斥吾年已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二將就府試

而吾母已病噎覶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覶
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
之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痿症臥床褥者
十五年吾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
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摩恃余忽忽
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于赤岸迄
阡請趙文肅公誌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
父于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覶之見神理不
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號筠塘案臨歲選考

科試得第六爻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胡政孫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文羸與母合窆焉請王駕部濟生公誌誌者本嗣吾入隧意猴異日贈與稍進有合志以聞殺並汝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蒙孝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氷之疑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仍其改聽之後人矣無論其仍與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邑王十七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夫衍

邦桂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余之器如石實眞賞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公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家子弟師乎胡公以其意來促駕于是有青州之游館馮塾者兩月而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播嗣罷余乃罷館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勞我必捷明年舉應天廿一名時年已三十五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觀我壬辰進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余卷甚晩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綬號赤石梁人乙未進士

兩楫擊節呈圭考胥江黃公（諱汝良號瀫庵進士登）洪
賞異時本房頭卷已定元矣數得所魁而副素
長沙莊公（諱天合號冲虛己丑進士）賞知之是榜多名士癸
亦時名中卄入三師甚喜指曰門生光座主矣
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冀遜其
古學者心余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寒余
不勝山陽之痛至合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縈
寸步有季女室其季子蓋朗仲在余有一言也
盟也朗仲歿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薄

能爲治恒産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嘗産業公車之費不嘗家日益拙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巳五十二歲矣本房爲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復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發卷呼余名同考皆爲公賀而主考再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舉

其語以爲館選機云會七十升上名殿上甲五十
四名格當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教職
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
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難
自此起矣金沙者于如菴王立也時方爲人彈
射故其人以此孽余余了不爲動且曰顧涇陽
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初試闈第
一實觴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于前議也自是
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illegible]

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德清為政意有所獨而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余名即後不出四五忌者眈眈矣而少年眼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徼逐飲食併不能辦輜侯門主家三三少年且惡且厭余自身坐針氊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初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不果論瘋癲不瘋癲余不知獨以為

洸廟之在燕邸僕御不設一奚男子關涉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宵庭無

恙
光廟差閹韓本用告變于
上其辭曰
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
青旣下部提牢依違遽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
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
聖諭于瘋癲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
測行徑隱微之語
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疏矣義與三疏詞嚴

義正

上赫然御

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

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七柱史以瘋癲妄字出戕亂臣賊子于一柱史以首功奇貨鬻寵株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癲者恨不剸刃某腹矣而同郡某有隙日走要門蜚詞交構所搆不止徐一人也而眈眈者乘之以假手于其鄉人于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遂崇仁羅

帶及也疏請云云時丙辰之冬月也湯潛菴[illegible]

簡討候

青炙不下劾疏猶稱癸丑館長冢指其名余義

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身辭

勘結而拜官之

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僕

恐其行之不速亦為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

云云人以為辨而平歸而杜門却掃灌園課子

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郄余與虞山

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兩俱得免後
跧伏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
者其意專在吾兩人也會
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歷
中遂忽聞　晏駕手中有二白筆頭撇不可合
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
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
今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都補故官
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所創

兇也是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游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于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諸小之不利于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闈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第八人錄文一序一論規楚

風而愛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刪潤色
士子而一三五策皆鈔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
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遷報則福唐初
入南昌及周漢陽太宰嘉談以一跳並逐而時局又
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
逐內傳不可奉公曰
上所傳何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
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
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拙

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怫怫然而徐申其說色稍解盖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于是屢蹶始放得

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而余不以余言告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于余不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横流豈非天哉自厥亭既失經撫之說日有紛紜余時爲無縱無舖

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受卷官五月題管誥勑七月稿經筵展書官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遣冊封諸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之請不得于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余以十一月十六日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饋無所受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之窺

聞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跡上余
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這跡
亦太容易彼其人於
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
上乘梯手攖之其人援
上衣不得上有小璫　賜緋此曰此非汝分雖
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此恐大洪跡行難再得此
小心謹愼之人在
上左右余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

色變余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于應山應山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潛其辭但辯未嘗訴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抄余聞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于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

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于大臣勳臣者然則

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

出我意自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遂逢人告愬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一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寛大豈真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之于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

願唐亦自擬耳則詞氣之失平宜任其咎矣願
唐于我不爲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
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于登進者乎
且稱唐之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哉惡規書
謏亦太甚矣而内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蕭州之
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
不知蕭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
容他人左右乎蕭州之作用誠邃遜他人乃斷
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蕭州近之矣高

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殆半杜門余亦不敢
數數間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
第一從臾耳不圖其亦以此抑惡也朱烏程父
桑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志分下交戊午
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亡之贈托契良深一入
朝而神情稍變梁谿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
邑者則嗛梁谿所不得之梁谿者則嗛我因巧
離于禍唐彼亦又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
離于我也餘人諓諓所不論巳禍機之來凡百

輳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閒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阻我勿送我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訶者所得余弗避也南纂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

旨閑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贓之

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官不早發

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惋輙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

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耑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决之而示幾微于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况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裹可幾倖乎桐城嘿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其有今日

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踈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紀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槩而已須日夕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余行直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

君欺心賣友一念亦

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于此豈非往因開報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以

三朝作養之軀辱之于狗奴猘賊之手耳生平
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内知名而
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
想兒輩亦知其凡也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附詔獄詩　西谿

檻車

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風根深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心　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　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邀諸孫好護栴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毋弟禍到已彌留原上凄風紫飛車白日幽衰門應祚薄已矣復何尤

慰妻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啜藿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恐死提諸子無徒歎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貽經累
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艸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
須隱姓名

慰女

吾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秪今逢末刼正合懺
餘殃稍足無盈橐長貧且厭糠緹縈何處訴歎
語慰而娘

別友

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

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假便生死交應在肯
爲異已憐

贈太僕寺卿周

公諱宗建字季侯直隸吳江人賦性忠孝自幼多所表見萬曆癸丑舉進士衆咸推入中秘公念切勤民力辭去甲寅授武康令兼攝德清丙辰調繁仁和英敏勇決遇事不移時立剖他邑有疑難莫措者必赴公就理所昭奇冤不數一時稱爲神明云考滿歸所攜來者惟三邑課士業餘無有也辛酉以卓異拜御史疏數十上皆關軍國大事及民間利弊朝陽鳴鳳惟公歸焉

嗣值逆惡魏忠賢客氏交通肆虐公獨首發其奸狀疏上者凡四皆不避忌諱時擬廷杖論死幸救止而是時更有大璫劉朝者有典兵行邊之舉若有似乎古採訪故事公歷指其害陳說愈烈已之壬戌巡視光祿公清理諸弊可省數萬又觸怒于大璫王體乾公則糾正之不遺餘力嫉邪固自性植哉癸亥奉　差歸甫閱月丁外艱門庭清冷坐無雜賓讀書課子寒暑無間地方有大利病始一出出必百口爭爭求其必

當即甲子水災藉公請折民餘以生所謂在朝則國蒙其休在野則民受其庇非公誰與迨丙寅緹騎逮公吳士民擁道相隨者萬餘人皆泣下哭聲相接響震林谷而公顏色不少變也及下鎮撫拷掠備至而公不少屈口中惟呼號毋氏而已强捏賍一萬三千五百府縣計公家私田未滿百居椽尚屬借棲四方念公德慕公清素剝倴至者幾數千意欲脫公而公實首發誰肯爲公地哉頃逆璫事敗取公前後疏一一讀

之乃知公言無不皆驗則公固以一死永不死矣公懿行未悉姑摘其較著者聊述一二云公

贈太僕寺正卿優䘏特隆衆議至是稍快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巨璫巧借兇鋒芟除善類謹直請勅斥以淸　宮禁以絕禍本疏

臣　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剔肝露膽死亡之誅有所不避矧　臣　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日見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而臣猶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滿既深毒形盡見而後起而爭之即殺一身亦

何益于事哉曰臣之論科臣郭鞏也微言簡語爲提醒其良心寬諭曲曉爲衆解其寃縛

南奉

明旨不得牽纏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不意鞏又復起而囂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慢無禮一至于此臣請因鞏而直抉鞏之根株敢冒死爲

皇上一陳焉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　輦轂之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以

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
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怨
者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
劾之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願聞于文華殿上撤
講之後進忠狺狺恨臣摘臣疏中千人所指
一丁不識兩語嘵嘵詬辨至怒激之聲直達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輔臣葉向高
婉喻曲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稍解而允儒

亦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臣時即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然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爲美事諸臣既荷賜環爾用方始乃獨有羣者乎時在京專與內閣相睚進忠以爲中傷臣者含罪無可他屬于是乘羣之人遂日走人亟問亟覘于其門㗇以傾臣幷傾

諸異已者而華乃密受指使造爲新幽六幽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爲一冊復聞于吏單數日後造爲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

臣則其網中之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獨中 臣 以快進忠之私益華

之欲借察陷人者時時嚼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凡諸正人之羅織于鞏者俱當在被螫之列又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
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魏進忠之察典匿名文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冢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

私造之冊終不能淆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聾等數月大慕之算終莫掩乎公論而聾始計拙心勞懊悵莫及宜今月之刺骨恨 臣 借事排 臣 輒誣以熊廷弼爲一册也獨聾之辯疏若忘巳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詭牽合于 召還之典不知 臣 之疏語正謂 賜環出自
君恩不當如聾之辱人賤行且 臣 方恨聾等過絕賜環之路甘爲名教棄人以爲聾一罪狀

而鞏反謬爲不解嘵嘵致辯若欲借他人以
自遮而激
聖怒以相中凡鞏之溷扯亂纏大都類此乃復
有膽顫心虛冒認而闌入者是何進忠門多
族類而郭鞏之外又一郭鞏也至鞏謂 臣 喜
及王安笑 臣 有何瓜葛鞏而不言王安則爲
鞏而言及于王安則
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
肉飽烏鳶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

也安于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慘毒無不備之輩即心腥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餘嗔至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盡指以曾通王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過而其視人世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輩既申論及此 臣 請

皇上即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此便爲一大罪案輩之媚進忠便爲一大證據 臣 即力擊輩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

臣亦不爲過也臣觀　先朝汪直劉瑾其人
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淸明臣僚隔絶故不久
終敗今乃有攀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
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斥熊德陽
江秉謙一斥侯震暘一斥王紀一斥滿朝薦
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鄤近且
欲厄孫愼行盛以弘而棄之摘瓜抱蔓正人
重足此等機關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竊恨蔑

各愛惜一死無有敢明言犯其鋒者而輩且
横行愈甚奸謀愈深 臣 若尚顧微軀不爲點
破將内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
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典兵賣厰而下復有輩
等從而蟻附蝇集内外交通驅除善類而天
下事尚忍言哉 臣 今誓捐此生爲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即將魏進忠
立賜鋤斥仍問郭鞏何故以言官交結近侍何

故以一人私撓察典勒令回話坐以應得罪
名仍將 臣
賜罷以謝進忠及鞏庶內外肅清大禍可消 臣
言及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 臣 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縉紳免禍 臣 即伏就鼎鑊猶如大
海之損一漚使 臣 戀一官而 國妖莫剪國
賊莫擊 臣 即游翔仕途僅足以備鵷班之一
點 臣 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與吮
癰呧痔之郭鞏輩同立于 朝哉惟願

皇上亟奮乾綱獨斷施行涇寸胄

天嚴可勝隕越戰懼之至

天啓叁年拾月貳拾柒日具題奉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鬬辨求勝何得無端牽扯

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與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奪

官并推點關臣悉朕親裁何人阨逐本内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奏爲奉
旨回話疏
臣以愚昧冒死觸忌不揣涓埃之誠以至妄
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騁辨求勝何得無端牽引
章允儒閙搧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
官弁雅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臣仰覩
明威敢不惶悚第臣之疏語絕非駕空臣緣感
憤時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孱羸毋懷退沮
今因郭鞏之詈不覺披其積愫若剪辨求勝
有乖和氣雅非臣所自盟至臣疏中諸事若
章允儒之
寬宥實繇閣請臣非敢謂有他也第閣是日于
文華殿上內臣魏進忠嘂然詬辨臣前聽忠

一丁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卜諸翰在堂

實有寬解無非仰頌

聖明之言今　講筵諸臣現在可問初非臣敢

撰爲此說以飾聽也內計六年一舉典至重

大即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冢臣憲臣即冢臣憲臣亦

不得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即考功

吏科河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

十三道之衆此正

明旨所云多官主持者也郭鞏乃以一人而羅
織數十人為一冊欲挾當事者以處分此冊
現在可按此其為私撓明明有據非 臣 敢臆
說至于降處允放各官雖出
皇上親裁而鞏于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遏其
賜環于鄒元標馮從吾等則肯詆以盜藪此
皆鞏有疏可證亦非 臣 敢臆說也至鞏指劉
一燝為逆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鞏詆講學
為無用而文震孟等曾為申救即鞏之贓可

窺韃之心其深恨紀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于孫慎行之耿介盛以弘之清端無人不知其當相而

皇上不及點用外廷之人實有煩言即輔臣亦曾爲申請亦非臣敢臆說也至所言交結設陷諸語臣旣揣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討今進忠方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者獨臣一人今韃旣織成數十人爲一冊復聞有揑爲匿名文書出之二一人袖中者羅列

多人仍欲借以中　臣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事情之可信者一也聾時嘗在外倡言進忠欲勸

皇上做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聾以言官何以得聞此說而乃擅自賣弄户户進忠不還此又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聾與内閣相暱尤非無證當辛酉閏二月中聾巡視工程時監督主事沈棨力去陋規可省巨萬聾反言且內璫首言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

同事趙贊化云此此是　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陽出疏稱讚而際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者不能身循職掌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持論者之相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嘖嘖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十一也而況有王安一案聲獨時掛口聞積冥不已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爲下石者解釋之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十二也夫諸此可據

者盡在聳身臣即欲不信聳之交于進忠不
可得也夫臣非過入進忠也
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借
皇上以市重即進忠未必盡信聳等而聳等則
借進忠以竊權臣即欲不信聳之附託進忠
亦不可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
如必欲臣手執其人而後爲有據則是緝繹
爲緝捕之事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益於
朝綱有裨于

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蹤跡其人在手而後入告耶臣一介微軀荷託
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既月昧而有言敢因懼而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臣愚雨露雷霆惟天所賜臣不勝戰懼惶恐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上奏
聖旨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度誘于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

俸三個月該部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為乞朝廷之信義難輕宮禁之舉動難褻仰乞聖明急割小恩以昭大斷以慎大防疏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而于左右近習為尤甚履霜堅冰漸不可長所以謹其細也而于內外防維為尤甚我皇上御極以來早朝宴罷廣採博收無事不兼

即近者于魏進忠之濫敘既收成命于奉聖夫人客氏之出復不逾時一時臣

子無不歡喜踴躍羣舞而頌哉

皇上英睿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

從此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

皇上復有宣召之命仍令容氏進宮請安侍之

爭相疑訝豈我

皇上真鑒舊承執慷之愚而不忍昔其戲遊備

聖容氏廷侍

皇上誠不察其狎狀焉歟

皇上近日宣示詔言及於廷臣以權處容氏並

行討不過以推燥居濕之勤告勞苦于

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婉戀煦愉之態効慇

懃于

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顰笑之智善將

迎于左右以嬉諧諂諛之習工媚悅于燕閒

而已夫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恃客氏而

得以此蒙優卹于清禁飾錦綺于周身　賜

重土田名班一品所被亦既奢矣乃猶欲久

圖內侍戀戀不舍客氏之意欲何爲乎　臣　聞

小忠者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夥
豢進者藥石之所不能胥也便嬖習者忠讜
之所不易入也以我
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 三宮之內时吉承
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日進于前令
色甘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暱者或厭
覺淑愼之疎念動于細 者或易開訛搆之
釁即使
聖明天挺究竟終無此事 睿照此倖萬曲實豈

四郊多難之日所所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

藏之後所當近婦言女謁豈聽受經史之時

所宜分玩愒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有

皇上誠瞿然省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

取憐固寵者方將厭且棄之不暇而何乃日

習日親至褻 清禁之嚴爲保母報勞之地

哉且

皇上于客氏既已涓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豈

見細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 寵

命復臨兩日之間乍出乍入且謂
天子成言有同兒戲　法宮禁地僅類民家無
論
聖明之舉動有乖亦恐內外之防閑甚褻今既
無以信衆後將何以令人所闕
聖政豈復渺小耶
皇上今日或謂堦前寸土不足爲意婦人女子
束縛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叨恩格便思踰
涯從此而後狎暱亡紀漸成驕恣人之多言

靡所不至必謂

皇上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遂忘其私昵之讒釁孽漸起寵嬖日繁

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恩始事之不斷雖欲追挽亦將何及臣誠慮此能復顧此輩之私嗔而不一告之我

皇上哉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祖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

國凡此三君召尤致咎皆繇保婦主旣無終彼亦自禍原其事始皆謂無傷迨乎末流遂成兩敗廻思恩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痛息伏乞

皇上深鑒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愼 內庭儼肅非可借以濫庇私人

主德剛强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奉聖夫人客氏一依 成命仍 賜出外則所裁乎一時者似彰大斷而所保全其終始者實見渥

恩所謹于客民二人者似小而所昭示于天

下臣民者甚大臣用敢不避斧鉞謹坒其愚

惟願

皇上堅持明斷立勑施行臣不勝惶悚待命之

至奉

聖旨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内臣非
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聞直
陳利害以遏奸萌疏
臣嘗考 國家典制各有所司毋敢輕亂況
乎軍旅重寄内則有閣部主持外則有撫鎮
專轄下則有臺省部寮可以從中効用從未
有以内臣而輙與戎政且以邊關大事機密
重情而敢以貂璫小輩闌入其中以自託于
天子之親臣者乃日聞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

朝分率内操諸璫廵視榆關犒勞諸軍若有

以于古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

有此事俟其僕馬戒途而後爲規正不將爲

既往之諫乎用敢不避斧鉞畧吐其愚夫惟

皇上重念關門聽爲東顧皇皇焉爲奴事屢廑

也此誠

皇上神謨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也然使

皇上果留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面與商

確問其將才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今其

日進一籌時與行邊樞輔互相推挨邊圉大畧不越此矣而乃議遣内臣使之巡閱此爲何意也哉此必左右近習有倡爲言以惑
聖聽者謂外臣奏對欠真不若近臣目擊可信以此歆動
聖意欲以佩刀擐甲自賣勤勞衣蟒圍玉炫耀都市此其自爲計誠得矣寧無褻 國體而傷
皇上之威靈哉臣 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既垂遣樞輔暫抚垂關一切事宜屢有條
奏其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
耳目若視臺臣尚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云
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
可擇何至命及左涓若視外庭竟無可遣者
臣此其不可竝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繪
臣鳴泰圖上險阻列爲御屏豈不可據何必

待一中使之言始爲足信此其不可二也緣此猶諭其大體也臣請弁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侈飾軍容喧譁道路張皇大衆有駭觀聽一害也關門尺地食物單殘諸璫穢杳囂訴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寮中人貴倨輕與抗衡體統易褻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輕信易疑掇拾郛言恐滋虛僞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獵須聲希圖紀敘起材官徼倖之心來兵伍揜

飾之想五害也近得專兵立威責重自明得
意賞或虎增罰且過當人心失乎有孤衆望
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德念熱鑽穴情深謬結
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旣衆弊孔易開
財利相親垂涎必起徒滋損耗有傷實惠八
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参
端疲累窮民驚殘犍犬九害也有此九害顯
在目前矧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
之行習與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傅翼彼旣自

將有威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採夷虜之虛僞或妄陳經緯之邪言自託方畧因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採之使漸及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場之事以腐豎而品騭文武之才邊釁緣此而生軍政從此而壞人心緣此而反此之爲害直係

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竦安得謂今此一行僅同常差直藝其逍遙往還伐鼓鳴騶爲一光

榮之快舉乎哉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面

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壞

祖宗之法捌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覬

覦持何言不可覬竊紊綱亂紀芽孽叢生此

臣竊為大權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蓋

漢中常侍侯覽曹節干朝柄遂行威福毒害

搢紳蓋有清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

玩弄國政妄自專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

貫頻年用兵自號太師出入專恣逆本[illegible]
我 朝土木之事禍繇王振正統之季[illegible]
逆瑾此皆已事彰彰較著若不禁防此[illegible]
行遏絕恐此輩無狎習為故事釁亂之作[illegible]
來非小我
皇上聖齡日躋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當
面與大臣親自裁決即有小諫不妨臣下互
相規正又何用此趨承小輩而與之商畧
國家大事哉 臣 既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

乞

皇上鑒臣愚忠即將并紓

賜罷撤令將不得借軍前生端起事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崇禎四年　月　日具題奉

聖旨